

目 录

抗日战争史料

- 参加台儿庄战役回忆……………解家濂 (1)
- 参加六十军台儿庄抗日及其前后的回忆
……………赵光祥 口述 张彦光 整理 (11)
- 悼念二哥周浩殉国四十三周年……………周 祐 (16)
- 抗日战争中新山、汤涧人民运粮草弹药支前纪实
……………字汉才 (21)
- 参加台儿庄战役回忆
……………杨中立口述 丁德先、柳兰松整理 (25)
- 抗日战争时期云龙县城石门驻军概况……………杨国相 (27)
- 回忆在抗日战争末期当任云龙县支前骡马运输大队
长的经过……………何浩东 述 张彦光 整理 (29)
- 功果桥史话……………阿家麟 (34)

匪 患 史 料

兰坪匪劫纪实……………杨适中 口述 张一峰 整理 (36)

村 规 民 约 史 料

大石壁村的敲梆巡夜制度……………张彦光 (40)

戒 赌 史 料

李光明和他的《三戒录》……………李善道 (44)

人 物 传 略、诗 选、楹 联

民间艺人杨振庠传略……………李怀璧 (51)

刘子仲诗选……………刘 宦 (56)

宝丰“勤政亭”楹联……………杨德亨 收集 (62)

李 菘诗选……………李 菘 (63)

民 族 史 料

古代云龙阿昌族的若干史料……………杨卓如 摘编 (68)

活跃在山里的运输队

- 记历史上的云龙马帮……………杨 磊 (75)
- 云龙县石门方言初析……………杨 磊 (79)

综 合 史 料

- 云龙县历史大事记(中)……………杨宗汉 编写 (92)

建 国 四 十 年 史 料

- 回忆新罗乡土地改革的经过……………张彦光 (104)
- 回忆在三元分区(老窝)颁发土地房产
所有证的经过…………… 张彦光 (120)
- 建国以来云龙县区划管辖的变迁…………… 张彦光 (136)
- 云龙县经济发展概况…………… 杨宗汉 (153)
- 云龙县中医发展简史…………… 李硕久 (159)
- 云龙电影事业的今昔…………… 龙林光 (170)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云龙县第
二届委员名录…………… (189)

参加台儿庄战役回忆

解家濂

五十年了，人生中作为一个军人能有这样一段历史，值得珍惜，永难忘怀。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的主张，凡有血性的每个中国人，义不容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云龙子弟同全省三迤健儿一道跋涉万里，远赴山东台儿庄浴血奋战二十余日。

云南出发

1937年七七事变，举国震动，云南部队同仇敌忾，开抗日动员会，第三营副营长杨嘉信慷慨陈辞，声泪俱下，官兵深受感动，磨拳擦掌，坚决抗日，九月尾由砚山出发，十八团由文山出发，经邱北、大江边、竹园、路南、宜良抵昆明巫家坝集中，再行升迁调补，充实兵员，全省精锐，合编

为六十军，军长卢汉，下辖三师：182师师长安恩溥，183师师长高荫槐，184师师长张冲。下辖543旅旅长万保邦（平边人）辖1085团团团长曾泽生，1086团团团长杨洪元，544旅旅长王炳璋（鹤庆人）辖1087团团团长王开宇（江川人）1088团团团长邱秉常（宣威人），十九日全军誓师，授团旗，军容整肃，士气旺盛。各机关团体、学校师生、人民群众几万人鼓掌欢送。十月十日晨由昆明出发，经马龙、曲靖、入贵州、入湖南，在常德休息二日，经益阳抵长沙，步行五十余日，休息领棉服，行经市内时，人民群众观看军容整齐、雄壮，众口同声说：这样的军队一定能把日本鬼子打败。我偷空上岳麓山观看全市，又想起三国关云长大战长沙，刘备义收黄忠，纳降魏延的故事。三天后又奉令到北站搭浙赣铁路火车赶赴保卫南京；184师抵金华，南京失守又奉令转八一起义圣地南昌，我又乘机坐人力车到滕王阁，但见断垣残壁，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急速转到车站跟部队搭南浔路火车到德安，其他师驻九江。1938年元旦，奉令顺长江西上汉口至九江搭运输轮顺长江逆水西上，当晚1087团住上层，在平顶上面江风习习，山川寂静，抵赤壁时近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由江汉关登岸，蒋介石令于闹市绕行，搭京汉铁路火车至孝港、花园、武胜关一带待命，有德国顾问指导训练。1087团驻李家寨，4月19日全军奉令北上，车行至郑州转陇海路经开封、南封、民权，沿途机关团体、人民群众送开水、馍馍、四川榨菜，车箱堆满，尽量饱餐，并把空裤脚绑扎装满，带入阵地。火车昼夜不停，每站稍停解便，抵徐州佐属人员留守，司令长官部坐镇徐州。团长王开宇指定我这个上尉军需同到前线，我考虑几个人的事一个人恐顾不过

来，只得带上文书上士常宗一（河西人），军需李存孝（江川人）同到前线。

台儿庄前争夺战

台儿庄属山东省峄县的一个镇，位于运河北岸，与陇海路南北两车站鼎足，离北车站二、三里，扼运河咽喉，为由东面直取徐州重点，原守军31师池峰城部第一次大战中伤亡惨重，第二阶段即将开始，李宗仁眼看形势严重，向蒋介石要六十军保卫台儿庄，184师抵车辐山车站下车过运河进入台儿庄及左前方陶沟桥、孟庄、马家窑、丁家桥等阵地。183师在右前方集结于陈瓦房、五圣堂、邢家楼等阵地。182师在右后作预备队，集结于蒲旺、李庄、石堡地区。日军对184师佯攻，以主力猛攻183师阵地，于学忠部同汤恩伯部不等我军进入阵地即先行向左右撤退，漏出一个大缺口，183师先头部队将进入阵地，敌人急速前来抢占，潘团尹国华与敌遭遇于陈瓦房，展开激烈战斗，我方拼死争夺，敌以几乎步兵冲锋，骑兵抄袭，坦克掩护，加以几十门炮协同猛轰，尹国华营长阵亡，全营殉国，团长潘朔端督率两营急速争夺，连排长士兵白刃接战，烟雾迷天，杀声震地，敌人轮番冲杀，死伤遍地。潘团长负伤，旅长陈钟书亲督指挥冲杀，不幸牺牲，敌人冲入182师阵地，蒲旺、东庄郭建臣旅长督杨炳麟团长、龙云阶团才连夜争夺，伤亡颇大，双方杀得难解

难分，激战申杨团长负伤，夜间龙团长牺牲，连排长士兵伤亡大半，郭旅长亦负伤，连长李武扬（云龙天耳人）负伤，敌尸遍野。董文英团长负伤后，莫肇衡团长负重伤后牺牲。183师师长高荫槐向军长求援，军长下令184师增援，师长命令188团坚守台儿庄，其余固守原阵地，由万旅长指挥。1087团火速增援，首先第三营营长计天佐（玉溪人）督四个连逐步前进，旅长吼叫着，“计营长给是怕死？”营长回敬说“谁怕死？”手提二十响下令上刺刀冲，挺直胸膛，强前杀去，团长督一、二营一窝蜂冲入敌阵，手榴弹声、机步枪声响成一片，喊杀声震天动地，真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杀得敌人鬼哭狼嚎，士兵互助拼杀，敌人眼看来势太猛，伤亡又多，逐步撤退十多里，用排炮纵横轰击。正面峒谷师团云铃木（此人过去在云南讲武堂任过教官）深知云南的冲锋，在一鼓作气下难于顶住，所以把步骑撤退，用排炮轰击。因而我方官兵又有许多牺牲于炮火之下。第三营长计天佐大腿炸断牺牲，第十连长申乃杰（玉溪人）阵亡，一、二排长阵亡，士兵伤亡六七十人（玉溪），第十一连长完绍礼（富民人）负重伤，第一排长易忠惠（永善人）左腿炸断，第三排长郭泰祥（昭通人）阵亡，士兵伤亡五六十人（呈贡），十二连长沙正祥（昆明人回族）负伤，第一排长马宝卿（昆明人回族）阵亡，第三排长吴乃正（邓川人）阵亡，士兵伤亡九十多人（宜良），第九连排长刑××阵亡，士兵伤亡三十多人，第二营长张元武（沾益人）负伤，第六连长周国栋（鹤庆人）重伤，第七连长（江川人）阵亡，第八连长官树声（江川人）负伤，第二连长艾增鲜（路南人）负伤，排长赵雷（凤庆人）负伤，全团官兵伤亡五百多人。183师 1082

团团团长严家训阵亡，连排长士兵伤亡一千多。182师1084团团团长常子华负伤，连排士兵伤亡亦多。虽然陈瓦房阵地夺回，敌我伤亡惨重，尸横遍野。我听说1087团伤亡很多，不知团长怎样，急忙到前沿阵地，团长当即令我带人去找营长尹国华尸首，我带第九连一排尹枋的一个班，摸了一个多钟头，敌我尸体堆积如山，遍地皆是，无法找到。敌人枪响了，拣了一挺轻机枪，几支步枪，我在一个敌尸穿呢子军装的身上刺一刀，刀尖抵硬，一摸是支小枪，再一摸衣袋里是一个男女裸体交媾的瓷像，退回来报告团长“无法找到”。旅长问我是什么职务？团长说：“是军需。”旅长笑笑。我报告旅长在日本军官身上摸到一支小枪，要求给我。旅长说就奖赏你。有了小枪，胆更足了。团长说：“本团守李家圩，明天早饭送到李家圩。”去时路线忘了，只得退回到台儿庄脚，浅埋的死尸臭气难闻，只好顺运河摸到煮饭处，通知各连明天早饭送到李家圩。天亮第六连上士朱霖生由交通壕送饭进去，他满不在乎吸着烟，一枪打来正中拿烟的手。接连几天的争夺，敌人无法夺下李家圩，来一批死一批，伤亡过多，恼羞成怒。就以几十门重炮纵横轰击，我看了手表，一个钟头打来一百六十二炮，整天不知打了多少炮，两三百家人的村子炸为平地，四个碉堡轰倒，烟雾迷天，两耳震聋，工事边毁边筑，官兵伤亡不少。副团长和凤楼（丽江人）由掩蔽部挖出来已昏迷不省人事，经过医生检查脑震荡只得后送。又一天团副布克明（昆明人）负伤，第四连长俞绍休（陆良人）阵亡，士兵天天都有伤亡，隔了两天第一营长傅宝俊（华宁人）负伤，第一连长李彬（大理人）阵亡，许排长马上递升，马上阵亡，比比皆是。五天后粮食吃

完，每见敌人空投粮食，士兵不管三七二十一，冲出去抢，敌人竟不射击，而这些“蛮兵”仍坚守阵地，毫不动摇，抢到的不多，我只得带上各连事务长袁敏、张佩，上士杨信、朱霖生等七八个到车辐山车站领粮，司令长官部兵站负责人只发麦面，我却要大米，争吵起来，我拼着干，说你们在后方吃得肥头大耳，红光满面，简直不同情前方将士苦战，夜以继日注视敌人，上面打仗，下面泻肚，痛心极了，我们云南人吃大米长大你不知道！就出手拉他到前线看看，他这才发给大米，各团也跟着领着大米，用汽车送到运河边，由人一包一包送过浮桥进入阵地，因为军情紧急，弹药已由兵站送到运河西岸堆好，各部自行搬取，无需手续。有一天第五连在禹王山腹，敌人暗施毒气弹，连长胡敦五及士兵二十多名昏倒，旅长王炳璋上禹王山指挥，胸部中弹负伤，师长看过令人送下，旅长报告：“送我一个，阵地上就少一个，我走得动！”手扶拐棍一步一步下山。敌人认为要占领禹王山，得先拔掉李家圩、枣庄，弧形包围，仍日夜不停猛攻。1087团伤亡过多，师长下令1088团第一营增防，营长杨子华在外，由副营长杨郁章（云龙石门人）督一二连拂晓进入李家圩东北角，敌人发现增援，急速猛攻，杨副营长英勇顽强，同连排长士兵并肩拼死堵击，太阳出山时，副营长阵亡，接着三连长阵亡，二连长负伤，排长阵亡二人，伤一人，士兵伤亡九十多名，其余被迫退出，士兵中有云龙的几十人牺牲，我只认得天耳井尹汝根。无人指挥丢了两挺重机枪，我第六连急速抵住敌人，当时人比枪重要，但又觉着可惜，团长王开宇说团部的人，平时人家说你们是饭桶，哪个去抢回来给二百元。他的警卫员宋本南（昆阳人）胸挂轻机枪，冲过去

连脚架抢回来得奖，团长又说，连上给有人敢去抢，第六连一个班人（可惜名字记不着）彪形大汉，空手冲出去又连脚架抢回来，离五十公尺，大腿中弹倒地，自动冲出弟兄三人连人带枪抢回来得奖。战场上可歌可泣的事迹比比皆是，几天来第一营长傅宝俊（华宁人）负伤，机枪连长业于亮负伤（江川人），副营长邹俊（鹤庆人）负轻伤，连排长士兵又伤亡许多，有一天师长下令王开宇团长撤出李家圩，团长命令排长张运钧（江川人）掩护，全排牺牲。师长到团部指挥所，令团长组织敢死队，无论如何夺下制高点，以每人五百元连升三级为奖励。首先冲上去的就是团长警卫员宋本南、吕凤鸣，团副警卫张符义，饲养兵冯喜（昆阳人）及第九连班长董本堂等士兵拼命往上冲，师长又令迫击炮瞄准山顶，重机枪开路压住敌人，第九连包抄，白刃拉锯肉搏，第三连连遇侧击，禹王山虽被敌人炮轰得千疮百孔，官兵有进无退，真是撼山易，赶滇军难，敌人称云南军是“猴子兵”，敌一个联队被消灭。制高点终被敢死队夺下，整个禹王山全部在我军手中，而警卫员负伤，饲养兵阵亡，其他伤亡五十多人，团部上尉副段滕霄，中尉旗官贾正清（昭通人）阵亡，护旗排全部牺牲，第九连连长陈剑虹（鹤庆人）负伤，第一排长尹枋（云龙天耳人）负伤，全连士兵殉国。第三连长刘勇飞（江川人）负伤，排长符文映（宣威人）负伤，阵亡一人，士兵伤亡亦多。原来禹王山南头制高点较低，先由1086团夺下，伤亡二三百人；北端制高点较高，中间二三百米一个鞍部，拉锯肉搏就在这段，敌人虽然付出相当代价，而禹王山仍巍然屹立在我手中，保住了台儿庄，控制住李家圩，坚持二十多日，曾受中央嘉奖，友军赞

佩，千兵望一将，这和张冲师长机智勇敢，胸怀正义，亲临前线指挥所致及地下党同志邹时英（公开身份参谋）等热情协作，加之士兵均系农民子弟，爱国热情高，勇往直前，义无反顾，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分不开。184师伤亡最多，1087团仅剩士兵八十多名，直到奉令撤下禹王山过运河，转进徐州。

徐 州 突 围

5月14日下午到徐州，留守人员归队，到处火光冲天，爆炸声不断，许多物资弹药、火车、汽车、粮食付之一炬，六十军在最后，李宗仁下令守九里山掩护大军退却，张冲师长发现司令长官部空空如也，才同军长商量也随着撤走，几十万大军狼突豕奔，各逃生命，给敌人以可乘之机，飞机轮番轰炸，坦克堵击尾追。有一天晚上前面发生敌情，后面紧跟，集在一起不能前进，分不清那个部队番号，张治中部军帽翻戴以资识别。天明都被冲散，六十军由师长张冲率两团，万保邦旅长率三团分为两个纵队，第二天夜晚又遇敌堵击，互失联络，师长纵队向永城方向突围，旅长纵队向莱阳、蒙城方向突围，1087团在后被追击，军需主任被炮打中牺牲，两个军需失踪，部队忽南忽北，迂回于敌人与友军之间几天几夜，才由敌空隙突出重围，抵达安徽亳州，旅长下令团长王开宇派人联络师长，限二天拂晓联络上，团长派我，我说：“现在已经冲出三四十里，转去几个钟头，时间

来不及。”请派车送回去二十来里，团长报告旅长“派小解去（当时人们只知我小解）他要求派车送回一段路。”当即派汽车来，上车转回二十多里，再走十多里进入包围圈，枪炮声虽然还远，但心情很紧张，问题是师长们究竟在哪里，如果被敌人发现，个人完蛋是小事，完不成任务关系就大，紧握小枪，子弹上膛钻入麦地里，耳听八方，眼看四方，走走停停，向北方向摸索，好不容易到天将明发现前方麦子在动，一方面准备搏斗，一方面注视什么人，看清来人穿连裤布鞋，准是云南人，他也发现了我，双方仍很警惕：“你是哪个部队？”一口昆明腔，我就直率地说：“是万旅长派来联络张师长的。”他说：“我是师长派来联络万旅长，张师长在永城外遇敌堵住，令者朝宽营顶住，才突围出去，者营长牺牲，全营牺牲，特派来联络，命令到骡河车站取齐，集中周家口。”我说：“现在我俩各自回头，你报告师长我们纵队被敌人空袭追击，伤亡少数，已经突出到亳州。”俩人分手，太阳出我回到团，团长报告旅长“小解回来了，已联络上”，旅长叫我到旅部，旅长说：“你饿了，先吃点东西再说。”警卫员拿了一块麦饼，一杯开水，狼吞虎咽后把情况报告。旅长下令回去告知王团长，急速出发跟进，继续收容落伍散兵，行抵鹿邑，几乎同四川部队新丑师发生火拼，经邱团长同他们副师长把话说明，他们进鹿邑城，我们向陈州方向前进，那里一马平川属黄河泛区，人烟稀少。途中团政工组长李勛臣（昆明人）对我说：“你不合在这种军队，我介绍你去陕北入抗大。”就跟他乘车往北去（他是共产党地下人员），团长听说我已乘车往北走了，就派人来追，说如果我不回去，就打电话回云南说我拐款潜逃，虽然

我不是出纳军需，而在旧社会，有口难辨，李见有人来追，他避开了。我只得南下到湖北省黄陂县，见到团长，他说：“不要东想西想，我报告总司令（卢汉已升为集团军总司令），保你升军需主任，现在把这八十三名弟兄送到1085团；我请假到汉口医病，随我去好好休息几天。”人集合起来口令喊不出来，眼泪落下，团长坐在地上垂泪，士兵个个哭，本来这团的前身是李松的独立二团改编的，官兵之间已有六七年同事感情，出发到汉口时，雄赳赳，气昂昂；精神抖擞；沿途唱着六十军军歌，多么威武雄壮！齐齐整整一千七八百人，现在只成八九十人还要分开，心情的痛楚可想而知。从山东台儿庄禹王山撤下，转进江苏徐州，突围到安徽亳州，行抵河南颍河，搭车南下到湖北黄陂，日夜不停，经四个省界，十几个县，行程千余里参加了台儿庄大会战，云南六十军在抗日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附：“六十军军歌”：

我们来自云南起义伟大的地方，走过了崇山峻岭，开到抗日的战场。弟兄们用血肉争取民族的解放。发扬我们护国、靖国的光荣，不能任敌人横行在我们国土，不能任敌机在我们领空翱翔。云南是六十军的故乡，六十军是保卫中华的武装！云南是六十军的故乡，六十军是保卫中华的武装！

责任编辑 赫宗汉

参加六十军台儿庄

抗日及其前后的回忆

赵光祥 口述

张彦光 整理

我叫赵光祥，男，白族，一九一四年（甲子）生于云南省云龙县检槽区检槽乡客场头村，现在石门区龙飞乡龙飞村落籍，虽年逾古稀，但托共产党的福，儿孙满堂，加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落实对我们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每月给我生活费人民币四十二元，足以愉快地安度晚年。由于生活安定，老有所养，身体尚好，眼不花，耳不聋，稍加识字，习于好学，常看些报章杂志，古典小说，战争故事之类的书画刊物，不由我回忆起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中华，国土丧失，骨肉同胞父老兄弟姊妹惨遭掠杀的情景，以及一九三七年“七·七”（泸沟桥）事变后，全国上下全面开展抗日之际，云南三万多健儿组成六十军奔赴鲁南抗日的经过。

那是一九三一年当我十七岁时被本地国民党乡保长抓到县城石门井当常备队兵，两年后到一九三四年被募兵到昆明的滇军三旅五团当兵。我们云龙同去并在一个团的有宝丰井的古德明、古德清两兄弟。我们的旅长是杨宏光，团长是肖本元。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以后，蒋介石政府在中国共产党提出全国统一战线联合抗日的主张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浩荡声势压力之下，被迫宣布对日作战，并在南京召开会议，共商抗战大计。云南省主席龙云也前往参加会议。龙云回滇后，即行先组编第六十军。是将云南的地方部队组编成的。番号是“六十军”。军长是卢汉，下辖三个师。其中一八二师师长是安恩溥，一八三师师长是高荫槐，一八四师师长是张冲。我被编入一八三师五四一旅（旅长杨宏光）二零八一团（团长潘朔端）一营机枪四连。

一九三七年秋，六十军由昆明出发，到湖南集中，奉命守上海。但到浙江上饶县时已听到上海失守，相继又听到南京也已沦陷，又奉命调回江西九江乘轮船到汉口过老年并参加中央军在汉口召开的枪毙汉奸韩复榘（山东省主席）的大会，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参加鲁南战役，先调到湖北的孝感县驻守一月余后直抵信阳县单城防一月余，又乘坐特别快车到述阳下车后进台儿庄。一八四师在右翼，一八三师在当中，一八二师沿铁路线，这是一九三八年四月间正是收小麦季节的一天，行军中不料受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板垣第五师团及矶谷第十师团的突然袭击，日军顿时集中优势兵力，大力向我六十军展开攻势。我们一八三师是先头部队，因正行军，部队麇集一时展不开战斗，遂陷于混乱，有的军锅被打烂，军马被打伤。在耿庄、五圣堂等处仅几个小

时的与日军战斗，我师万余人官兵中损伤三分之二。一零八一团二营少校营长尹国华（云南人）身先士卒，在亲自用手榴弹炸毁日军坦克一辆后壮烈殉职。有些战友是“国仇未报身先亡，难免英雄泪满襟。”我们一零八一团一营重机枪连一排三十二名战士中只有我和杨文义（云龙县清朗乡人）二人伏在尸体堆中而幸存。

台儿庄在运河及黄河口五里处，这次受到日军突然袭击，先是被炮轰，后是坦克冲，再是骑兵追。但我们六十军全体官兵，英勇抵抗，打的双方都伤亡重大。打了一仗之后，阵地未丢，又守了一昼夜（此时双方都在整顿准备）再开始打，双方都对打炮，打了两天后，我们的榴弹炮将日军的炮打哑了。由于双方伤亡人多，气候又逐渐炎热起来，尸体开始腐烂发臭，可又要坚守阵地，在战壕里，所以每个士兵发给一个口罩两个臭蛋来避臭。连长卢廷军（昆明巫家坝人），在夜夺日军机枪时光荣牺牲。阵守二十八天后李宗仁因滇军两次入桂为死敌，在台儿庄先将六十军冲朝前而伤亡较大外，现又令卢汉要六十军在徐州一带掩护友军撤退后再让撤退。当卢汉深为六十军损伤过重，感到对不起云南同胞父老之际，又接李的此令深为忧郁之中，张冲觉察到李宗仁用心不良，是在搞鬼，置六十军于生死不顾，并建议卢汉是否服从李的命令一事，应召集六十军所属各师长商量。在会上张冲讲：李宗仁是在整人，明明就是将六十军整完，不服从他的命令。并给卢汉建议：要他先到汉口等待，下剩之事由张本人来管。卢即下令“六十军由张冲指挥”。张即令各师团不搞掩护，要回云南看望家乡父老兄弟姐妹，不准掉队，各自奔走，半月后赶回云南。但到湖北的华坪后又决定

要收容下来，不准走，我又被编入一八四师一零八五团，在团长曾泽生部下当班长，并在湖北的长江边一带打日本。此时云南的五十八军也业已组建完毕并开赴前线抗日。鲁道元当军长，因这支军队是由云南的杂牌军组成的，武器装备较好，但军事素质力量差，可鲁还对其全军称：“我们这支军队年纪轻，武器装备好，不要象六十军打得丢盔弃甲。”张冲听到后很生气。到黄坪后蒋介石发电给卢汉称“久无信息，误为全军覆没”。卢当即复电称：“是得张冲之力”。继后蒋给张记了个大功。由于张牢记住鲁的那句话，在湖北大沙坪打日本军的那次战役中，五十八军、六十军协作打，而六十军在左边打时给鲁搞了个蛇蜕皮，给五十八军吃了亏，鲁又向蒋告了张一状。

此后我们又开赴江西的凤兴打日本军，我因负伤住院治疗，痊愈后又被编入新三军（原六十军）当上士文书，少尉事务长、排长，仍在长江以南打日本军，生活比较艰苦，官兵每人每天食粮三、四两米，三钱盐巴，菜金三角钱，但官兵抗日心切，情绪比较高，直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参加在江西九江接收侵华日军中的华中军区的投降战品。在八年抗战中六十军全体官兵流血流汗，许多官兵是献出了生命的，我们活着的官兵也得到军师团部发给每人的胜利奖金二百五十元。因我是行五军人出身，再次整编又被编入五四九团，仍当排长。

现在安居乐业了，但没忘记当年六十军参加打败日本侵略军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和英烈们的面容。我们同在一八四师一零八五团中云龙县的士兵现回忆起来的有：

古德清（云龙宝丰井人）排长；